吴健笔下的芭蕾

马尚龙

画家吴健先生送给我厚厚一本《我们这一代——40后上海油画家艺术文献集》。这本书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代上海油画家及其画作,非常有价值。文献集汇集了开创了中国油画一个时代的40后一代风流:陈逸飞、魏景山、徐纯中、夏葆元……悉数入列。吴健先生出生于1942年,早年师从艺术大师刘海粟,赴美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文艺系任教,当然也在其中。我知道吴健和陈逸飞是关系不错的同学。某年上海举办纪念陈逸飞的活动,适逢吴健在沪,就被记者抓住做了专访。

吴健先生在文献集扉页上特意题词致谢,还告诉我一个细节。在成书前,出版社请他递交几篇有关他的画评和创作介绍的文章,供出版社择其一刊登。“我按照要求寄过去三篇,结果出版社选的就是你马老师写的那一篇。”我并不懂油画,当时只是看到了吴健的一本画册,内容多是芭蕾和西藏,读画时心情非常旷达、安宁和愉悦,时不时地产生会意和共鸣,唤起了我的些许灵感,于是写了这篇文章;没想到相隔多年,尚能忝列于这本重要的书中。

我的记忆随着这本书,回到了与吴健先生相识前后。

翻开吴健的画册,源自西方宁静的芭蕾和地处中国古朴的西藏、轻盈的芭蕾和厚重的西藏、典雅的芭蕾和稚拙的西藏,反差强烈地融合在一起。

我猜想,吴健是极其欣赏和酷爱芭蕾的,这种欣赏和酷爱来自他的青年时代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包括电影、戏剧、音乐在内的艺术,在中国几乎处于真空阶段,唯有芭蕾舞,通过苏联的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的舞姿,广泛而深入地流传到了中国。吴健,包括他的许多同时代人,都对芭蕾怀有特别热烈的憧憬和深切的记忆。吴健用几十年时间,极其细腻地摹绘了芭蕾的魅力和美丽。

所有的场景都是在芭蕾舞女的练功房里,几乎是一幅幅芭蕾舞女美景的链接。看着这样的画,我想象着吴健的角色,他距离芭蕾舞女非常近,却不在练功房里,因为她们静谧、怡然、超凡,完全沉浸在芭蕾舞飘飘欲仙的境界里,根本察觉不到一个旁观者的所在——吴健仿佛是在窗外张望着她们,充满热情和憧憬。

张望的感觉,很有可能是从台下看台上而散发出来。很多年后,我问过吴健先生,当年是否看过乌兰诺娃在上海演出的《天鹅湖》。吴健先生点头称是,并且还回忆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掌故。上世纪50年代,一般市民根本看不懂芭蕾,彼时的道德审美,更是不屑《天鹅湖》。报纸上曾经给《天鹅湖》起了一个绰号:“剥了皮的白老鼠”。幸好吴健先生这样的文青是懂芭蕾的,才会给予乌兰诺娃半小时之久的谢幕掌声,也才会有了他画笔下的芭蕾。

那么西藏呢?

藏民的场景,是吴健画中另一个重要的组合。它与芭蕾舞女迥然不同,如果说“芭蕾舞”像是小提琴的悠扬婉转,那么“西藏”几乎是大提琴的深沉浑厚,强烈地显示出吴健风格的多样。我猜测,吴健像酷爱芭蕾一样地爱着西藏特有的神秘、古朴和圣洁;我猜测,吴健像接近于芭蕾舞女一样接近过西藏。

吴健的藏区情结,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西行写生。吴健和一学生相约去青海藏区,陈逸飞得知后便要求同行。彼时入藏的路线还十分危险,三人的写生还得到当地一位画家的保驾护航。藏区风情与藏民的淳朴,成为吴健后来的又一大画题。吴健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去西藏,创作出一组评价很高的画作。

我也曾经去过藏民生活的地区,在看了吴健画笔下的西藏后,我为自己遗憾,因为我视线所及,非常狭窄,但是因为去过,我简直能从吴健的画中,闻到西藏的酥油茶和青稞酒。

除了芭蕾和西藏两大画题,吴健当然也有很多其他作品,他画过很多人物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画过体操世界冠军吴佳妮。上海小姑娘吴佳妮在高低杠上自创一个动作,被国际体操联合会命名为“佳妮腾跃”。吴健画了体操训练房的吴佳妮。2016年,我在交通大学为吴健举办的“远涉归来:吴健画展”中,看到了原作,倏然联想到,女子体操和芭蕾舞,有着极其相似的唯美。

1986年,吴健因陈逸飞的举荐,去了美国研习西方绘画艺术。在将近四十年间,吴健勤于创作,逐渐形成自己带有浓厚印象主义色彩同时糅合现实主义的风格。吴健唯美、写实的画风亦得到了市场的认可,曾经有一位牙科医生,一人就前后买下吴健的17幅画作。作为美国肖像画廊专属画家,吴健是旅美画家中不多的几位得到美国市场认可的中国画家,他的作品收藏于纽约、佛罗里达、宾夕法尼亚等十几个州的著名画廊。

吴健先生一贯儒雅谦和,完全看不出是一位有地位有资历的著名画家,总是笑呵呵的神情。前几年他回上海时我们小聚。与之前见面相比,吴健先生没什么大的变化,笑呵呵依旧笑呵呵,儒雅依旧儒雅,只是脸上添了些许寿斑。

苏河之春 (水墨) 王震坤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木槿开花时间很短吗?

谈瀛洲

木槿本来是常见的花。我们小区里的绿化就用了许多木槿,是粉色的复瓣品种。花型还是比较美的,但花瓣看上去干干的,不够水灵。木槿在中国是种历史很悠久的花,但一直没有被认为是名花,原因就在于此吧。

古人认为木槿单朵花的开花时间短暂,所以它以前又有“朝开暮落花”的别名。在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,木槿也成了短时间存在的美好事物的象征。阮籍作有八十二首《咏怀》诗,其中有两首提到木槿,而且都是种植在墓园里的木槿。在第七十一首中他写道:“木槿荣丘墓,煌煌有光色。”在第八十二首中他又写道:“墓前荧荧者,木槿耀朱华。”古人会在墓地中种植松树、柏树,这和今天一样。他们也会种植白杨和梧桐。(见拙文《松树》)从阮籍的这两首诗来看,他们有时也在墓园里种植木槿,不然阮籍不会在两首诗里都提到坟墓边有这种植物。也许他们把木槿种在墓园里,是作为生命短暂的象征?

我觉得阮籍《咏怀》诗的第七十一首写得最动人,这里就全文引一下:“木槿荣丘墓,煌煌有光色。白日颓林中,翩翩零路侧。蟋蟀吟户牖,蟪蛄鸣荆棘。蜉蝣玩三朝,采采修羽翼。衣裳为谁施,俯仰自收拭。生命几何时,慷慨各努力。”在这首诗里阮籍写了几样他觉得生命短暂的东西:木槿花开得那么短暂,可还是开得那么美丽动人;蟋蟀和知了天冷了就会死,可还是鸣叫得那么起劲;蜉蝣的生命尽管只有几天,也长有美丽的翅膀。结论是生命虽然短暂,但在它存在的时间里我们还是要尽力把它美的一面呈现出来。

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说木槿是“花中最贱”。单瓣木槿是容易扦插繁殖,但因此就笼而统之地把木槿称之为“贱”,并认为它是下等的观赏花,是不合理的。同一种植物里面也有不同的品种。比如牡丹,既有最贱的白色单瓣的凤丹,被农民大批量种植了挖取它们的根做中药的;也有高贵的传统名种姚黄、魏紫,被园丁精心地养护在园林里,怎么能把凤丹和姚黄、魏紫视为同品级的花呢?

常见的花,如果出来个不常见的颜色,那就变得珍稀了。因为植物不能产生纯正的蓝色色素,所以接近蓝色的蓝紫色和紫色,也就被视为可贵了。木槿也是如此。紫玉和蓝莓冰沙都是近年从日本引进的木槿新品,我都种了。这两种木槿,都能开出美丽而高贵的复瓣蓝紫色花。它们的颜色和花型都很接近,我分不太清。有花友说紫玉颜色偏紫偏深,蓝莓冰沙颜色偏浅偏灰蓝色,可能是这样吧。据我的观察,木槿的花,在温度高低不同时颜色不同,在一朵花的不同阶段颜色也不同。紫玉和蓝莓冰沙在温度高的时候偏紫,在温度低的时候偏蓝;在初开时偏紫,在将谢时也偏蓝。

木槿的花季其实是相当长,在上海一般是从六月到十月。紫玉和蓝莓冰沙也是,从六月就开始开花。但它们比较畏热。七月初上海进入盛暑,它们开花就开得少了,甚至不开花。已经长出来的花苞,也常常会掉落。在高温高湿的季节,它们还容易生蚜虫和白粉病。

颜色比较稀奇的植物就比较多病,这几乎也是一条规律吧。白粉病是一种真菌引起的疾病,真菌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就容易繁殖,把木槿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状况就会改善。把它们放在露天淋雨的地方,也会减少蚜虫。我一般不给植物用药。总之夏天因为气候的关系木槿的状况不会太好,要及时浇水,不让它们受干枯死,安然度过这个季节就好了。

秋天,是木槿最美丽的季节。这时气温开始降低,紫玉和蓝莓冰沙又开始开花,在上海可以从九月开到十月底。菊花要到十月底、十一月初才开。九月和十月是花比较少的时候,紫玉和蓝莓冰沙美丽的蓝紫色花填补了这个空白。

那么,木槿单朵花开花的时间真是那么短暂吗?据我的观察,紫玉和蓝莓冰沙的一朵花并不是只能开一天,而是在一天到数天之间变化。天气暑热,又被强烈阳光照射的时候,开花时间短,开一天就会掉落;天气凉爽,又没有晒到大太阳的时候,一朵花就能维持两天甚至更多。小区里的复瓣粉色木槿也是如此。

也许这是因为古人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开花时间较长的园艺品种,只有从自然中挖取或刚刚驯化的、开花时间短暂的野生品种。也许,木槿的朝开暮落,也是古人关于木槿的一种迷信或想象?

夜光杯

梦见汪曾祺先生复活

王 干

记得是今年6月的一个下午,我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“汪曾祺纪念馆文化街区入选城市贡献奖”的消息,因为当初汪曾祺纪念馆曾被人指责与某馆同款的疑问,所以我在微信里专门说到了这一点,以正视听。晚上,继续校编《人间食单》,书中不少篇幅涉及汪曾祺先生。夜里十二点,看累了,便卧床休息,蒙蒙眬眬地睡着了,没想到居然梦见汪先生复活了。现如实记录于下:

汪先生复活的场景是有点像他的剧本《大劈棺》写的,我们发现他在棺材里,一只手在抖,便摇摇他,他居然能说话了,开始断断续续,然后就站起来了。一起来到我的老家周庄镇的老宅子里。祖父、祖母接待了他,给他端茶敬烟,汪先生喝了一口茶,说,这珠兰味道不错,是镇江产的。我祖父点头称是。汪先生看到我的女儿(尚在上小学)在画画,问:在画什么?女儿说要交作业,他拿起画笔,指指点点,不一会儿女儿的作业完成了,兴高采烈地去学校了。

很多人听说汪先生复活了,围过来,带着汪先生的著作,让汪先生签名(这场景有点像书店)。汪先生拿着毛笔一一签上米芾风格的“汪曾祺”三字。这时,我的表弟过来了,问我要一本书想让汪先生签,可能是要的人多了,我手中居然没有了,三弟有点不信,说,好吧,我明天去买《汪曾祺小全集》(我和汪朗正在编的一套书)。我说,他明天就走了,找张宣纸让他签吧,祖父递上一张信笺,汪先生签上“彩云追月”四字后落款,还钤了印。

祖父、祖母张罗着为汪先生准备午餐,汪先生笑眯眯地问我,有没有醉蟹呐?我说,有,家里有,春节的还没吃完。我开始在祖宅里翻箱倒柜地寻觅醉蟹,从厨房到书房再到粮仓,都没有找到,汪先生说,没有醉蟹,我就回高邮吃饭了。我一急,就醒了。

果然是美食家。

门前的田野

曹文芳

儿时的每一个清晨都在鸟鸣声中醒来,屋后竹林里的麻雀叽叽喳喳,“蓬蓬”飞出一簇枝叶,飞入另一簇竹枝,然后又“蓬蓬”飞出,给寂静的竹林带来一种喧闹。

门前的杉树直插蓝天,喜鹊站在树梢上喳喳叫。鹧鸪在远处叫。晨曦下,鸟鸣声不绝,听得我心里一片明亮。

我喜欢鸟儿,梦想能像鸟儿一样飞起来,现在想来很愚蠢,但儿时很执着地想实现这个梦想,不分春夏秋冬,只要有空闲,就撑开双臂在空旷的田野间跑,风吹起我黑漆漆的头发,吹飘我的花衣裳,我坚信就这么跑,风终有一天会把我吹得飞起来。

我跑了一天又一天,一双脚还是踩在地上。

我琢磨了一下,觉得没有翅膀,便拿了一条红丝巾披在肩头,我拎着丝巾的角,在麦浪滚滚的田埂上跑,丝巾在空中轻盈地飞舞,而我的身子却飘不起来。

尽管没有飞起来,但我非常迷恋在空旷的田野上奔跑的感觉,聆听着纺织娘、野鸭、鹌鹑、青蛙、水牛的叫声,满眼都是大自然的景色,河流、木桥、船、芦苇、石榴树、夕阳、炊烟……真是自由自在。

秋日的一个黄昏,我披着红丝巾顺着田野间的小河跑。

河边有一棵树,横卧河面,一只白鸟站在树枝上,很安静。我看到鸟儿,脚步就挪不动了,盯着鸟儿看,要看鸟儿振翅飞走,直到消失在天边。可树枝上的白鸟纹丝不动,我怀疑这鸟是活的吗?轻轻走到大树下凑近看,是一只活生生的鸟。

白鸟看着天空的云朵,偶尔低头看河水里的倒影。

我朝白鸟“嘘——”,白鸟朝我看了一眼,依旧没有飞走,它好似在等待什么,我守在河边,一直盯住落在树枝上的白鸟。

小河边,我等待着白鸟飞起来,白鸟在等待什么呢?

太阳很快就落山了,天黑了,白鸟没有飞走,可我害怕黑,离开河边,回头看,站立在树枝上的白鸟被黑夜染黑了,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。

第二天黄昏,白鸟穿过夕阳又飞来,落在树枝上。

我和白鸟好似有了约定,每到黄昏,我就到小河边,看站在河边树枝上的白鸟。

茫茫田野上,一条小河,一个披着红丝巾的女孩,一只白鸟,从秋天到冬天。

冬天的第一场雪,树枝挂着雪,晶莹剔透。到了黄昏,我扎着红头巾,踩着白雪来到河边,身后留下一行脚印。树枝上没有白鸟的身影,是天气太冷,白鸟躲藏到窝里不出来了,还是到南方过冬了?我心里装满了担忧。

冬去春来,可白鸟没有回到树枝上,我怅然若失地站在河边。

忽而,头顶上飞过了一群鸟,我仰望天空,数点它们,鸟儿划过天空,刚消失在远处的林子里,又看到大雁振翅飞在头顶,一字排开,犹如一根波浪线,震颤在天空里,渐飞渐远。

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依旧在鸟鸣中醒来,一天天长大,离开了这片田野,来到城里读书。毕业后,留在城里做了老师,同时开始写作,只要提起笔,耳边就响着鸟鸣声,眼前出现门前田野上的风景,小河、树、白鸟,一个小女孩,心瞬间敞亮了,思绪飞了起来,这时,我才渐渐明白,原来我在门前的田野上疯跑时,大自然的声音和色彩默默滋养了我,让我感知美、意境、宁静、孤独……

不管我长多大,走多远,家门前的这片田野在我心中永远流淌着。

十日谈

自然为师

责编:殷健灵

QQ是一只英国短毛猫和加菲猫的混血,我称它为我家老三,老大老二是我的一双儿女。